УДК 81'1=581:327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Russia's Role and Image in it

Dmitry A. Savkin^{a,b} and Irina G. Nagibina^{c*}

^a 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84 Vernadskogo, Moscow, 119571, Russia

^b Sun Yat-sen University
Xingang (W) Str., Guangzhou, 510275, P.R. China

^c 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
79 Svobodny, Krasnoyarsk, 660041, Russia

Received 29.11.2016, received in revised form 15.12.2016, accepted 12.01.2017

Political discourse is a unique separate type of discourse. Developing rapidly in China, it attracts attention of philologists, sociologists, experts in political science, psychology, demography. It consists of unique complex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appealing to the political side of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Each country has a separate language of policy. This article is a result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Dmitry Savkin, the researcher from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who also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of Eurasian research at the 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scow) and Irina Nagibina, a Russian researcher of discourse from the School of Philology a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t 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 (Russia). The authors analyse the proble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China and role of Russia in it.

Keywords: discourse, language, Russia, China, policy, polit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emiotic.

DOI: 10.17516/1997-1370-0012.

Research area: philology.

中国政治话语和俄罗斯在 中国政治话语中的角色和形象

德米特里·萨夫金
国际欧亚研究中心
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研究院
俄罗斯, 莫斯科
维尔纳茨基大街大街, 84号, 邮编: 119571
国际翻译学院
中山大学
中国, 广州市
新港西路, 135号, 邮编: 510275
伊丽娜·娜吉宾娜
东语教研室
文学与语言交际学院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俄罗斯,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自由大街, 79号, 邮编: 660041

政治话语是一种独特的独立类型的话语.在中国迅速发展,吸引了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心理学、人口学专家的注意.它由独特的词汇和表达式组成,这些词汇和表达式反映了国家的政治发展.

的词和表达式吸引国家的发展的政治方面.每个国家都有单独的政策语言.本文由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研究员、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研究院国际欧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德米特里·萨夫金与西伯利亚联邦大学(俄罗斯)文学语言交际学院研究员伊丽娜·娜吉宾娜.作者分析了中国政治话语的问题和俄罗斯在中国政治话语的作用.

关键词: 话语, 语言, 俄罗斯, 中国, 政策, 政治, 信息, 通信, 符号.

中国政治话语和俄罗斯在中国政 治话语中的角色和形象

随着现代社会问题多样性的发展,很多人们开始关心政治.在很多时候国家领袖以及高层政治精英的语言表达,决定了他们在选举以及某些事件中的成功或者失败,而有的时候这些事情甚至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所以现在世界每一个国家,从学校学生开始到一些已经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大家都开始极大的重视语言的艺术,语言所涉及到的宽度和深度——人类的语言,声音的力量.

中国正在慢慢的显现出一些属于自己国家特有的公共政策特点.但看上去在中国无论是政府领导阶层,还是老百姓自己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在过去30年中,改革开放的政策直接导

致了中国政治语言的词汇阵列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这个研究方向被归类到基础语言分析学,譬如说研究分析中国政治话语,媒体话语,学习政治话语隐喻的含义,学习政治社会学专有名词,分析学习政治领导人的讲话等等.

在俄罗斯,关于对中国的分析和了解,绝大多数的政治学家和科研工作学者,大都是通过开展对来自报纸和杂志的文字材料而进行的研究,但对中国的政治领导人物和政治精英领导层的讲话和语言行为的分析是非常少的.

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们将对中国现任以及历任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和口头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因此,特定的研究题目方向是中国政治话

为了给大家展现最完整的中国政治话语的画面,我们首先必要的是要揭示出政治领导层的战术策略,分析确定出他们的工作特点以及个人效率,以及他们的语言行为表达的特点和方式。

我们对中国政治领导层所使用的基本语言方式和政治话术进行必要的分类和分析,研究结果是增加了对当代政治话语的新的扩展和更深层次的认知。

目前,很多语言学家将他们的兴趣点转移到了活动积极的社会团体和政治家的语言问题上来了。政治话语的影响力,不仅具有非常强的自我表现形式,更是在大众生活中具有的特别社会意义。所以说,我们无法通过政治话语的表面现象,而给它一个明确的单一定义。

政治话语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它是很多不同学科的交叉点,譬如说政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分析学等等。目标任务的不同,话语内容也不同,很多政治话语更是需要根据在一定(政治)的情况(Demiankov, 2001, p. 118)。

俄罗斯研究员V.N.Bazylev认为,政治话语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认定为是一种恭维应酬的空虚话(风格的一种)。政治话语的私人目的(实际的信息内容)在第一时间进行了隐藏,此话术只是为了进行信息的相互交换和感情交流。其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怎样能够让信息的接受者正确的明白和接收正确的信息。信息发布者的内容必须是能够吸引集体大众的介绍和知识。如果信息或者文章是关于政治领域的,则应该具有人民大众所了解基础知识。政治家和政治专栏作家针对(更准确的说——理想化的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所写的文章和所讲的语言都应该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一小部分人或者只是在某些特定人群(Bazylev, 2005)。

据俄罗斯研究人员A.N.Baranov和E.G.Kazakevich的概念,政治话语构成了“语言行为的堆积,利用政治的讨论,公共政治的政策,照亮传统和经过验证的经验的政治讨论,以及公共政策,点燃的传统和成熟经验的规则中使用的所有言语行为的总和”(Baranov, Kazakevich, 1991, p. 6)。在话语体制上,对话不是在特定人之间,而是在相同或不

同的社会机构之间(如政府,议会,社会团体,直辖市)和其他社会机构或公民(选民)的代表之间的对话。

政治语术在符号学中,政治话语被定义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系统,具有语义修饰作用,分为不同类型的语言元素和标准的语言行为(Sheigal, 2000)。政治话语在机构的交流中,区别于个性化,使用的专业定向的标志符号来解释事物和事情。具有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子语言(词汇,短语和谚语)。鉴于情境和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政治话语是一种现象,其实质可以通过公式“话语=子语言+文字+语境”来表示(Ibid., p. 15)。

研究人员V.Z.Demiankov认为,政治言辞是不同于通常:

-政治词汇合成很多术语,如往常一样,纯粹的»政治»语言的使用与普通语言不相同;

-具体结构的讨论的结果有时是非常特殊的语音技术;

-特定和执行的话语音或书面形式。

如果专门来看政治文献学政治语言学, V.Z. Demiankov教授指出它是受一下的影响:

1) 句法学,语义学和政治话语的语用学

2) 重新制定和话语的这些模式的解释,在政治上利用特定命名政策学重要的概念与日常语言的比较(Demiankov, 2001, pp. 117-118)。

公共政治话语的目的——将信息灌输给信息收纳人(社会公民),然后公民接收到信息后给出一个“政治正确”的行动和/或评估(Ibid., p. 127)。

有学者(Parshin, 2001)对这一现象的政治话语的存在产生怀疑,因为政治话语的在某些情况下语言特征不是那么容易识别,不是简简单单的凭借几个特有名词和语法就可以的。根据P.B.Parshin,在政治语言是意味着没有的语言,或者至少不完全,不仅仅是语言。他提出的论文,这个问题的政治语言是政治话语,即»特点是什么,怎么了,谁和谁是在谈论一个什么特定主题的政治行动»(Ibid., 194)。

在本文中,我们选取:政治话语的学术交流活动,作为研究的政治主体。得出的政治话语的语言交流特点是:体制,模式和形式。

制毒特征是政治话语的功能之一。R.Wodak专家认为政治话语的主要功能:

- 1) 令人信服(信念)
 - 2) 信息传递
 - 3) 论证性
 - 4) 有说服力的功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秩序的服力的美好画面)
 - 5) 划界(不同于其他)
 - 6) 分组区别定义(内容和语言特色的不同)
- (引用Zheltukhina, 2003, p. 72).

很多外国语言专家致力于政治语言政策研究, 政治术语被划归分为信息控制功能(操纵意识), 解释功能(创造了»语言现实»的领域政策), 社会认同标识功能(分组化和一体化)和激动的功能。

政治话语, 宗教和广告一起, 是一组话语, 其所领导的功能是监管. 基于目标的方向, 政治话语的主要功能可以被视为其政治权力(权力斗争, 夺取政权, 保存政权, 实现稳定和再分配)的工具的使用. 然而, 根据(Sheigal, 2000, p. 35). 这个功能已经演变成了全球性的, 全方位的关于交际功能的语言. 在这方面, 区分语言的政策功能作为它的表现方面类似的功能的一个工具, 通过类比的事实, 即所有基本功能的语言被视为沟通职能。

E.I.Sheigal研究在政治语言政策辅助八个功能:

- 1) 社会控制功能(用行为, 思想, 感情和大量的愿望统一创造先决条件的控制大量个人, 即操纵舆论)
- 2) 社会凝聚力功能(融入整个社会或独立的社会团体)
- 3) 社会分化的功能(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和异化)
- 4) 解决社会冲突功能(启动和解决社会显要冲突)
- 5) 行动功能(通过动员或人口的“麻醉”策略: 动员是指激活的组织的支持者, 而麻醉是指将活动保持在和平和娱乐的过程中进行, 哄骗警惕控制人员思想的变化)
- 6) 权力合法化的功能;(说明和关于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分配的决定的理由)
- 7) 再生功率的功能;(加强了系统的承诺, 特别是通过仪式等方式进行再生和保障)

- 8) 定向功能(通过制定目标和自我挑战, 在社会意识中展现政治现实的画面)(Ibid., pp. 35-36).

语言政策, 这是鼓励行动委员会的主要仪器功能——世界上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动员. 激励措施的形式可以是直接的个体(沟通类型例如为口号, 呼吁和宣言, 章程)的形式, 并建立适当的情感状态之下(希望, 恐惧, 骄傲的国家, 有信心, 团结意识, 玩世不恭, 敌意, 仇恨)。

在现代俄罗斯政治语言学, 也有政治话语的研究这个领域.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政治沟通问题反映在致力于研究苏联极权主义的语言(Kupina, 1995). N.A Kupina专著讨论了苏联时期语言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哲学的、宗教、道德和艺术领域的关系, 以及用何种语言和语言形式来抵抗俄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政治传播研究显著的贡献者是 A.K.Mihal'skaia (Mihal'skaia, 1996). 她研究言论和当局的关系的问题, 研究它的比较历史修辞方面, 并且将大量的媒体材料的参与进来进行对比研究. A.K.Mihal'skaia在研究中指出: “上一代的政治领袖总是将即兴的口头社会演讲放在第一位(Ibid., p. 139). 而现代的政治领导者们, 在这个方面市恰恰不够的. 建议尽量运用口头即兴演讲, 并且在其中加入公共对话技巧 (Ibid.).

随着时代的变化, 前辈和后辈政治家关于语言行为理论和政治话语的研究结论也会发生一定的争执, 从而产生不同的观点. 按照 A.K.Mihal'skaia指出的学习政治语言的方法, M.V.Kitaigorodskaya, N.N.Rozanova继续研究分析现代政治交流的特点(Mihal'skaia, 1996; Kitaigorodskaya, Rozanova, 2003). 他们发现两者相比较, 苏联政治话语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点, 和现在的政治话语在根本表述特性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譬如说在苏联时期, 是非常生硬的政府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对话, 人民大众只能单一单向的接收信息和接受政府的领导. 但是现在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沟通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宽泛, 社会也变得更加民主化了. <言论自由>已经变成了现在政治交流的主题思想, 不仅是在传统文字类的新闻大众媒体里, 也在很多政治家的口头语言中充分体现。

另一个研究方向的问题是俄罗斯二十世纪后期政治话语的改革和改革后的创新话语(Baranov, Karaulov, 1991; Vershinin, 2004; Nikitina, 2006).我们综述采取不在任何情况下完整的具有分析问题文献.毫无疑问,政治话语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弄清楚政治话语的表象,进而从言语描述性和认知的角度,而看到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本质内容.

在我们看来,关于政治话语定义,概念本身是一个暂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很多文献对其的解释非常的宽泛,不具体.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 政治家的言语行为在演讲影响力方面的描述.政治话语是由政治趋势的发展所决定的,政治家演讲的材料,应该根据更贴近大众社会的形式和发展而变化,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口语化”交流(Sternin, 2003, p. 105).沟通,更多的运用口语化,提高口语化在整体演讲中的比例,或者提高说话的声音,这都是在演讲中通过语言使得枯燥的内容变得更加贴近现实的方法.这也是改变口语交际独白和对话交际模式的范例证明.

政治语言传播的影响功能,是积极通过使用语言战略而实现的.而在语言学术语中“战略”一词缺乏一个普遍能被大家接受的解释 (Makarov, 2003, p. 192).从语言语法学的来看,战略的角度被定义为“一套言语行为”(Trufanova, 2001, p. 58),链的决定,发言者,当选其具体交际的行动和语言资源.

在认知方式的发展轨迹中,阿克萨娜.谢尔盖耶夫娜.伊瑟尔斯讲解了交际策略(为达到某种沟通目标的综合语言行为),这种交际策略需要根据特定的环境和交流对象,对语言的沟通过程进行规划,并且将其实现出来(Issers, 1999: 54).研究人员认为,语言行为的战略战术取决于语言活动的基本阶段——计划和控制,所以策略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沟通中的认知计划,当说话人缺少对方活动的信息时,通过它来获得最佳的沟通方案”(Issers, 1999, p. 100).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策略可理解为“根据构思来组织语言行为的方法”(Borisova, 2001),“建立大局观,判断发展方向和组织互动”,“在交流中全面的调控主题”.从广

义上说,交际策略可理解为指导说话人实现目标的最高语言纲领 (Ibid.).

A.K.Mihal'skaia, 立足其沟通策略的定义对选择的概念,通信确定了两个全球趋势:走向融合和个性.“偏好(选择)的可能趋势 1...以及这种偏好语音通信呼叫通信战略的体现”(Mihalskaia, 1996, p. 98). 在确定的策略,我们看到,我们正在考虑的特性,例如关于目的和交际的意图,以及根据所述状况策略的选择的依赖性.

鉴于上述所有,在使用“战略”是我们的意思是它作为在特定情况下言语行为,以达到传播目标明确的方向术语.研究人员调用不同类型的通信策略,在不同的话语,包括在政治话语,文体,语义,语用,修辞,对话等.

E.I. Sheigal 突出了政治种策略 (Sheigal, 2000):

- 1) 面纱战略,隐瞒不需要的信息(允许扑灭,取得不太明显不愉快的事实)
- 2) 神秘化战略(真相,有意识地歪曲隐瞒)
- 3) 匿名(人格解体)的战略去掉责任的方法.

你可以调用多种类型的策略,相对于政治话语:物化策略(敌人的形象设计),非法化策略(你的对手的形象破坏)和合并策略(“我们”-diskurs) (Filinskii, 2002).策略和自我抹黑媒体材料中的政治话语分析书面文本 (Issers, 1999). O.V.Gaikova, 探究美国政治话语的亮点变化,添加剂和策略.她分析了美国的选举话语操控性和争论的策略 (Gaikova, 2003).

战略确定的目标的政治话语,它给生活带来的政治对话.作为一个规则,一个政治家想:

- 1) 鼓励收件人在选举中把票投给某候选人,政党,力量,运动等
- 2) 在获得声望或加强其形象,“喜欢的人”
- 3) 说服收件人与扬声器同意在他看来,接受他的观点
- 4) 创造了一定的感性情绪,唤起收件人的特定情绪状态.
- 5) 给听众新的知识、新的观点和主题,解答民众关于他的一些问题.

接下来需要指出,在政治话语中很难发现以“透露信息”为目的的讲话,如果不希望听者与某些事物建立正面或负面的关系、或改变他的世界观、影响他的思维方式的话,所以说影响力的运用在政治话语中一直存在。

从语言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对战略的研究只能通过战术分析来实现,因为战略一词来自希腊语的stratos(军队)+ago(管理)——建立在正确的和远期预测的基础之上的规划艺术。而战术(希腊语-指挥军队的艺术)——运用各种方法、手段达到某种目的和得到某些人的跟随。在当前语境里,战略是整体现象,而战术则是片面的。如此一来,为了看清战略的全貌,就只能分析局部的现象。

分析中国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
要的是要运用恰当的方法。

著名的辩论学家G.G.Pocheptsov,运用批判辩论分析法来阐明中国传统的话语在现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Pocheptsov, 2006, p.18):

- 1) 明确中国政治代表性文章选择标准
- 2) 阐述时会通过框架模式来确定表达的重点,或者用标点符号重点标注所阐述的重点意思
- 3) 通过最直接分析原始数据的方式,给现代中国民众直接呈现在眼前
- 4) 比较原文与译文中这些关键点的意义
- 5) 比较分析汉语和译文在政治前提下的整体性和优越性

显然,现代中国人读到的关于政治的文章,和外国人拿到手里的文章,翻译文本在语言表达和思想传递上与中国人拿到的并不一样,也就是说,有一个仅供外籍读者的版本。

毫无疑问,政治领导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让人民喜欢和爱戴”。所以关于权力之争的最重要的和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塑造一个成功优秀的领导人形象。

形象——就是大众意识对一个人的印象。它是以一种集中的形式来体现一个人或政党的精髓。通常选民都不会跟政治家有亲自的接触,实际上他们接受的不是领导人本人,而是他的形象。大多数选民对自己的决定没有合理的理由,不取决于对大量政治口号和项目的批判分析,不取决于

对候选人履历和人品的仔细研究,而是凭直觉,依据对候选人一系列的印象和个人形象而做出选择。

可以说,政治家的形象是他职业成功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更准确的塑造形象,就会更有效的与选民沟通,因此,可以达到最主要的目的——获取和留住民众的认可。

综上所述,关于形象还应具有完美的外表特征,远大的目标方向,正确的人生道德价值观念,这些都是情感感知的附加印象。

G.G.Pocheptsov这样描述,“形象就是我自己对外声称的‘我’这个人,也可以叫做公开的‘我’。人们会用特定的交际方式来维护那个公开的‘我’,有的时候可能会隐藏另一个‘我’”(Pocheptsov, 2006, p. 545)。

政治领导人的形象——策略的人口长期接触它的结果中普遍存在的图片,具有高稳定性和耐变 (Tsuladze, 1999, pp. 41-42)。政治沟通的形象是有意识的努力的结果:领导者不能证明自己的真实质量,创造和培育征收活跃的选民的形象。

政治领导人的形象-是政治的呈现,在民众心理存在并长期影响,具有较高的固定性和耐变性。形象在政治沟通中是有意识的工作结果,领导人不是展示自己的真实品质,而是塑造和推广自己的形象,积极与选民沟通。

近段时间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出版了大量的关于塑造政治家、领导和商人形象的书籍 (Tsuladze, 1999; Pocheptsov, 2006)。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分析语言作为形象的组成部分。要知道,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形象主要靠文字和语言来构建,就像受众可以直接评价领导人的语言行为,通过看电视、听广播和看媒体采访等来观察政治家。

A.K.Mihal'skaia所写的书,被公认为是第一本从语言学角度来分析政治家形象的书籍 (Mihal'skaia, 1996)。O.S.Issers, 分析了俄语语言的交际策略,探讨了如何巧妙的运用修辞来塑造成功的争执形象——自我展示策略 (Issers, 1999)。事实论述,自我形象展示策略对于成功的政治家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策略占据了在群众影响力的中心位置。

自我表现——广泛而又具体的概念,和科学相关联.但从心理学角度讲,自我形象展现可以激发主体个人的情感增长,而这些情绪会引起期望的回应.在大众的印象中,什么是NN——将自己打造成值得信赖的,独立自主的,有吸引力的有能力的,有声誉的,并且可以影响他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创造实现自己的社会身份地位(或基本权利)(Kynitsina, Kazarinova, Pogol'sha, 2001).

从语言交流角度来看,“自我表现——这是情感<自我提升>的扬声器,是个性和心理素质的间接演示,可以形成对自己和自定目标产生一定的印象”.创建美好的印象,取得观众信任是展示者得重要任务.为建立必要的政治形象,可以充分利用必要的技术和工具(Ibid.).

要创建使用范围广泛的技术和工具,必要的政策图像.形象可以利用周围环境和政策对话以及图片等方式,为社会论域创造可以控制的环境.

据我们的观察表明,自我表现既可以是战略的,又可以是战术的.政客的言语行为之一,“为权力而战”(Mihalskaia, 1996, p. 92).自我表现作为一项基本战略,和政治家的言语行为,“得到权利”——为相关的战术.在任何情况下,加强政治形象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演讲,特别是在国会议会和总统选举中尤为重要.

自我形象展示策略,包括好多种不同的战术,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环绕在周边的信息接收人能够受到影响.

现如今,随着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网络通信迅速发展,公共政治话语逐渐显现出了它的主导地位,媒体话语,教育话语和其他类型的话语,这在我们看来是话语权力关系的现实的特征.

根据两国特定的地理政治事实,中国政治话语在两国地缘关系问题上有着特殊的关系和意义.尽管在历史、民族、宗教、社会和文化方面中俄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和不同,但是我们两国个国家是邻国友邦,拥有着同样辽阔的地缘边界线,所以强大的地缘政治同样的影响着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周边邻国.

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在远东地区的平衡势力中发挥显著的作用,也同样作用于世界的其他

地区.中国话语对于俄罗斯来说不仅体现在亚太地区的平衡均势上,也对其附属国家形成政治话语权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对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指靠中国的国家.在宏观计划中提到的特点方面要依靠像是多语言和外部信息资源这些参数有水平的体现而显现出来.

中国政治话语在俄罗斯互联网中占有着基础的交流板块,在互联网环境关系到俄罗斯的中国政治话语的形成块交际因素的基础上,适当采取作为通信的结构,一方面与结构信息本体信息,因为这话语分布的基本媒介的特定符号的差异在互联网上.中国话语在独特的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社会文化住正体系的基础上形成,这种文化系统请求其他的独特的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社会文化体系给与支持.

话语互相作用是符合语言基础的,斯拉夫基里尔字母和中国汉字输出相应的政治话语交际信息,给它多层次的文化交往的程序的特点.

话语环境在全球互联网网络有可能在中国(和说中国话)的用户那形成俄罗斯形象,除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对作为中国政治话语对象的俄罗斯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目的论的范围有着独特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对于俄罗斯,在中国形成了足够的积极信息交流环境.如果排除文化因素,在不同的交际环境造成符号“误解”,根据关于俄罗斯的大量信息,中国互联网政治话语、政治家和专家,出版政策和专家智囊团的口头言论、可以对俄罗斯更积极的形象进行判断,例如美国.但是,另外,事实是,俄罗斯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占有显著低的地位,落后于美国,欧盟和中国周边国家,那些,在其他方面,政治话语已经形成了负面形象的国家.

考虑到俄中政治话语的宏观经济因素,它会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原因适当的返回到针对俄罗斯的中国话语中,这体现在研究员Luan文章《关于现阶段俄中国关系的几点思考》,“《经济合作一直对政治伙伴关系的发展给予直接影响》.

同时两国对话缺点弱融合两国人口信息及交际过程,Luan指出中俄之间经济话语发展相对落后于政治话语.作为两国之间交流发展的指标为两国之间沟通可能逐步加强在经济话语交际

空间一般信息和内部信息交流空间。政治交往领域更广泛的互联网通讯借助政治经济信息项目(例如,新华社与俄塔社)得以实现,以及通过大量以优化经济合作为目的的私营商业项目,可以改变对俄罗斯的中国话语结构、再平衡其旧的经济和政治定 (<http://www.cnru.chinaau.com>).

政治新闻报导,是政治话语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中国的国家公共电视台,报纸以及网络媒体媒体中,俄罗斯国家领导人足够充分的经常的政治会晤活动.国家领袖和政府高级官员(尤其在中国的北方省份)定期的组织和安排中俄之间的政治对话和各种洽谈活动: 振兴睦邻政策, 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的行为如何牵制美国世界霸权等等.

政治的对话为我们展现出来的是一幅积极的形象,俄罗斯是中国在全球问题上的政治合作伙伴,非常值得信赖的友好邻邦,中俄双方也通过政治对话解决了领土争议的问题 (2005年签订的合约).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老百姓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非常熟悉和了解(通过这些信息渠道).了解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和活动,了解克里米亚居民通过公民投票将克里米亚归入俄罗斯领土.俄罗斯高层领导人和他的活动在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里有着很好很高评价也比较客观公正,这也得益于中俄媒体之间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在这里要重点说一下在俄罗斯的中文新闻媒体,他们展示出了俄罗斯在世界竞技场上非常积极的,譬如说:《SPUTNIK》新闻通讯社,属于<今日俄罗斯>МИА财团的一部分,在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代

表处,并且积极参加到各种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中去.积极详细的为中国民众介绍发生在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譬如说在索契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叙利亚引进俄罗斯军事航天部队,俄罗斯政府对伊朗核问题处理得正确解读.

然而,很多关于俄罗斯当地民生问题的报导是非常少得.中国政治话语关于这些问题也没有涉及.新闻媒体如果可以更多的给中国观众讲述一些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可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些地区和市政政策的设计与运行,可以介绍地方特色和区域性政策的创新,这就会使中国民众更加的了解俄罗斯.恰恰是这些微小的事情,在很多方面也代表了日新月异不断改革的俄罗斯.通过以上的了解,再加上政府话语的宣传,就可以让中国的老百姓全面的知道俄罗斯的真实现状,看到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和不同.

就目前而言, 因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问题,俄罗斯在美国和欧盟政治民众的眼里被称作“叛逆的西方国家”.但这个根本不是俄罗斯政府想要传递给世界的自己的形象.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唯一的不同于其他世界西方国家的国家.

这也就非常明显的表明,在近一段时期内,中国和俄罗斯将会在交流和通信的合作结构上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一系列务实的合作,更应该促成这些合作在数量和质量上进行更大的改变和突破.建立更加强大的有效的信息沟通和交流的土壤.

References

- Bazylev, V.N. (2005). Politicheskii diskurs v Rossii [Political Discourse in Russia], In *Politicheskaiia lingvistika* [Political Linguistics], 15, 5-31.
- Baranov, A.N., Kazakevich, E.G. (1991). *Parlamentskie debaty. Sov.polit.iaz. (ot rituala k metafore)*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Sov.Polit.Lang. (from Ritual to Metaphor)]. Moscow, Znanie, 63 p.
- Baranov, A.N., Karaulov, U.N. (1991). *Russkaia politicheskaiia metafora (materialy k slovariui)* [Russian Political Metaphor (Materials for the Dictionary)]. Moscow, In-t rus. iaz. RAN, 193 p.
- Borisova, I.N. (2001). *Russkii razgovornyi dialog: struktura i dinamika* [Russian Spoken Dialogu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Ekaterinburg, Iz-vo Ural. Un-ta, 408 p.
- Vershinin, M.S. (2004). *Politicheskaiia kommunikatsiia v informatsionnom obshchestve: perspektivnye napravleniia issledovani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search Prospects], *In Actual'nye problemy teorii kommunikatsii [Topical Problems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253-270.

Gaikova, O.V. (2003). Predviborny diskurs kak zhanr politicheskoi kommunikatsii: na material angliiskogo iazyka: dis... kand. filol. nauk [The Pre-Election Discourse as a Genr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 Thesis of the Candidate of Philology]. Volgograd, 188 p.

Demiankov, V.Z. (2001). Interpretatsiia politicheskogo diskursa v SMI [Political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in Mass-Media], *In Iazyk SMI kak ob'ekt mezhdistsiplinarnogo issledovaniia [The Language of Mass-Media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Object]*, 116-133.

Zhel'tuhina, M.R. (2003). *Tropologicheskaya suggestivnost' mass-medial'nogo diskursa: o probleme rechevogo vozdeistviia tropov v russkom iazyke [Tropological Suggestiveness of Mass-Media Discourse: on the Problem of Speech Manipulation of Tropes]*. Moscow, In-t iazykoznanii RAN, 656 p.

Issers, O.S. (1999). *Kommunikativnye strategii iaktiki russkoi rechi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and Tactics of Russian Speech]*. Moscow, OmGU, 288 p.

Kitaigorodskai, M.V., Rozanova, N.N. (2003). *Sovremennoie gorodskoe obshchenie: tipy kommunikativnykh situatsii i ikh zhanrovaia realizatsiia (na primere Moskvy) [Present-Day Urban Communication: Types of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and their Genre Implementation (on the Example of Moscow)]*. Moscow, Iazyki slavianskoi kul'tury, 528 p.

Kunitsina, V.N., Kazarinova, N.V., Pogol'sha, V.M. (2001). *Mezhlichnostnoe obshchenie [Inrepersonal communication]*. Sankt-Petersburg, Piter, 244 p.

Kupina, N.A. (1995). *Totalitarnyi iazyk: slovar' i rechevye reaktsii [The Totalitarian Language: Vocabulary and Verbal Reactions]*. Ekaterinburg, Perm', Izd-vo Ural. Un-ta, 144 p.

Luan', Ts. Nekotorye soobrazheniia o kitaysko-rossiiskikh otnosheniiah na sovremennom etape [Some thoughts on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 at the present stage]. Available at: <http://www.cnru.chinaau.com> (accessed 10 August 2016).

Makarov, M.L. (2003). *Osnovy teorii diskursa [The Foundations of Discourse Theory]*. Moscow, Gnozis, 280 p.

Mikhal'skaia, A.K. (1996). *Russkii Sokrat: Leksii po sravnitel'no-istoricheskoi ritorike [Russian Socrates: Lectures o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hetoric]*. Moscow, Izdatel'skii tsentr "Academia", 196 p.

Nikitina, K.V. (2006). Politicheskii diskurs SMI i ego osobennosti, sozdaushchie predposilki dlia manipuliatsii obshchestvennym soznaniem [Mass-Media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its Features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Public Consciousness Manipulation], *In Upravlenie obshchetvennymi i ekonomicheskimi sistemami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Management]*, 6, 1-6.

Parshin, P.B. (2001). Poniatie idiopoliticheskogo diskursa i metodologicheskie osnovaniia politicheskoi lingvistiki [The Idiopolitical Discourse Notion and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Linguistics]. Available at: <http://www/elections/ru/biblio/parshin/htm/> (accessed 10 September 2016).

Pocheptsov, G.G. (2006). *Teoriia kommunikatsii [Communication Theory]*. Moscow, Refl-buk, 656 p.

Sternin, I.A. (2003). *Prakticheskai ritorika [Practical Rhetoric]*. Moscow, Akademiia, 272 p.

Sheigal, E.I. (2000). *Semiotika politicheskogo diskursa [Semiotic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Moscow, Gnozis, 440 p.

Trufanova, I.V. (2001). O razgranichenii poniatii: rechevoi akt, rechevoi zhanr, rechevaia strategiiia, rechevaia taktika [On the Concepts Delimitation: Speech Act, Genre, Strategy, Tactics], *In Filologicheskie nauki [Philological Sciences]*, 3, 56-62.

Tsuladze, A.M. (1999). *Politicheskie manipuliatsii ili Pokorenie tolpy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r the Conquest of the Crowd]*. Moscow, Knizhnyi dom "Universitet", 144 p.

Filinskii, A.A. (2002). *Strategiia manipuliatsii v politicheskom diskurse [The Manipulation Strategy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Tver', Akademiia, 188 p.

Кита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 и роль России в нем

Д.А. Савкин^{а,б}, И.Г. Нагибина^в

^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лужбы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оссия, 11957, Москва, пр. Вернадского, 84*

^б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Сунь Ят-сена
КНР, 510275, Гуанчжоу, ул. Синьган (Запад)*

^в *Сибир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Россия, 660041, Красноярск, пр. Свободный, 79*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уникаль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 дискурсив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Подвергнутый быстр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в Китае, он привлекает внимание филологов, социологов,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области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психологи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 конституирован особыми лексическими элементами и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ми структурам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которых выражены аспект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авторы анализируют конъюнктуру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и роль России в не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дискурс, язык,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семиотика,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пол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Научная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10.00.00 –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